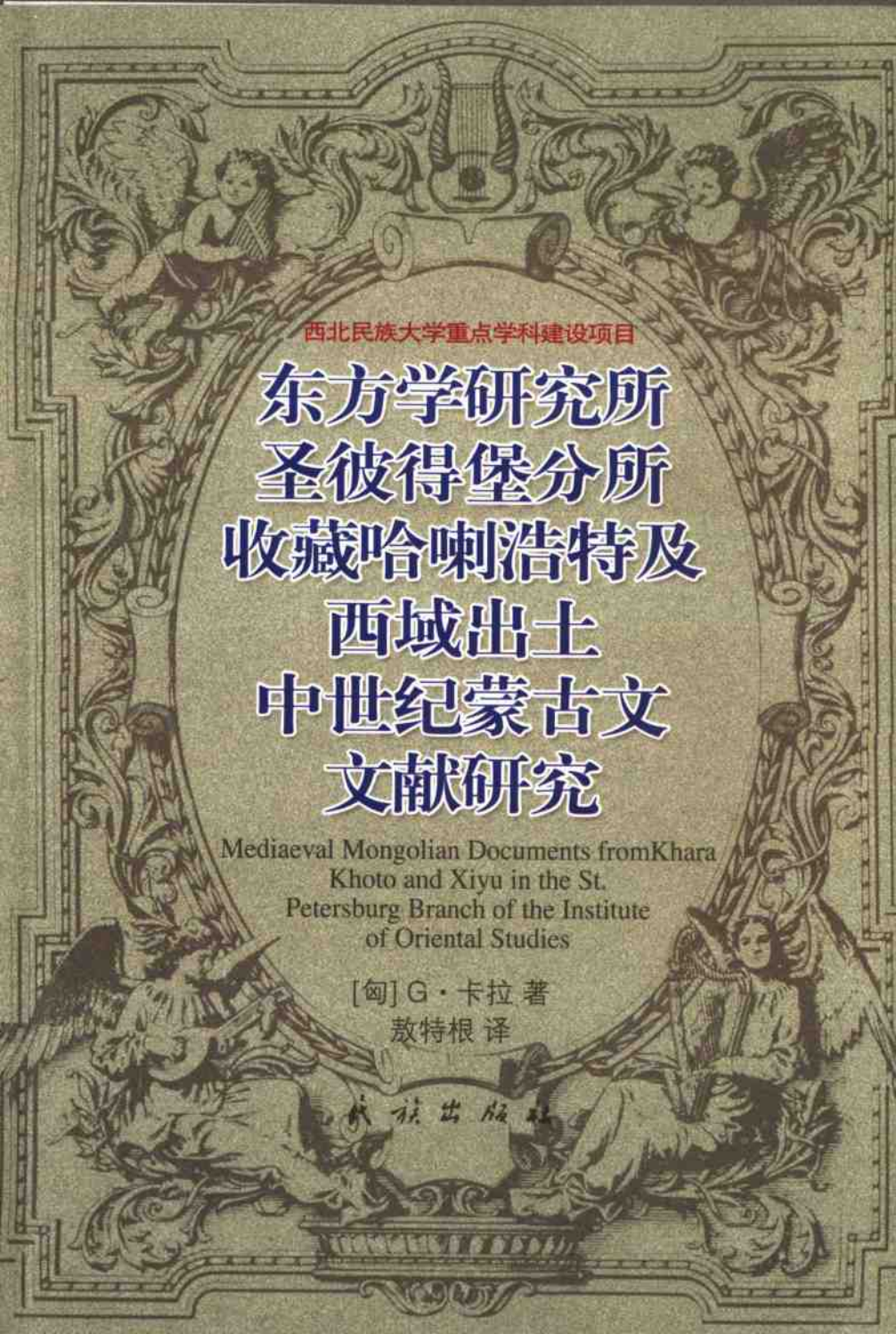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东方学研究所
圣彼得堡分所
收藏哈喇浩特及
西域出土
中世纪蒙古文
文献研究

Mediaeval Mongolian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Xiyou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匈] G·卡拉 著
敖特根 译

民族出版社



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
中世纪蒙古文
文献研究

[匈] G·卡拉 著
敖特根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
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 汉、英/ (匈) 卡拉著; 敖特
根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12 (2007.1 重印)
(西蒙古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7934 - 6

I. 东… II. ①卡… ②敖… III. 蒙古学—文献—研究—
汉、英 IV. K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150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36 千字

印数: 1000—16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7934 - 6/K·849 (汉 482)

蒙文编辑室电话: 010-64228166; 发行部电话: 010-58130938



2004年译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G·卡拉教授合影

《西蒙古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工作领导小组顾问

乌云其木格 阿古拉 浩·巴岱 巴·格日乐图
贾拉森 额尔登白音 满都呼

《西蒙古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金雅声

副组长：赵德安 王扎西 牛锋 龙玉梅

成 员：牛锋 额尔登别力格 巴图 文英
玛·乌尼乌兰 斯琴孟和 唐吉思
乔旦德尔 巴图格日勒

《西蒙古文化研究丛书》

总主编：额尔登别力格

西
蒙
古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布赫



沿着先民的足迹，走
近灿烂的传统文化，
振兴《卫拉特》研
究，为我国的西部开
发建设服务。

浩·巴图

2004.3.27

导 言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前进步伐。顺应这种形势，西部高校，尤其是民族高等学校在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辉煌成果，成为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

西北民族大学，始建于1950年8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民族高等学府，是培养西北少数民族人才的摇篮。五十年来，学校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不断繁荣发展，在教学科研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建校初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单一职能，已发展为具有文、理、农、医、经、管、艺术、体育等多种学科，以大学本科教育为主，有博士、硕士、专科、中专、预科以及成人教育等多层次的综合性民族高等院校。学校紧紧围绕学科建设，突出“西北”和“民族”特色，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科技强校方针，使各项科研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西北民族大学西蒙古文化研究学科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承担该学科建设的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原为蒙古语言文学专业，隶属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93年成立蒙古语言学系，2004年更名为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经多年发展，教学科研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和博士、硕士授予权专业。《蒙古族古代文学》课程于2003年被评为甘肃省首届20门精品课程之一，中国《科技日报》曾

撰文介绍推广；《蒙古族现当代文学》课程于2006年被评为甘肃省精品课程。《蒙古族民间文学概论》、《蒙文写作》等两门课被评为校级名课。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蒙古语言文学学院已形成了一支教学科研相结合的颇具实力的师资队伍，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影响和声望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该学科于2002年被认定为甘肃省高校省级重点学科。学院广大教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综合素质高，在学术观点上有独立见解，以渊博的知识积累，精熟的专业本领，忘我的奉献精神，积极开展以社会、文化发展目标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平均每年在全国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5部；曾多次荣获全国、省级学术成果奖。该学院的《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和《新闻编辑学》两部教材，曾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受到了教育界和科技界的普遍称赞。该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全校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在2004年的全校科技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团体第一名，荣获“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为增强西北民族大学的科研实力，提升学术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2002年以来，该学科广大教师对西蒙古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和习俗礼仪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分四卷、三十册陆续出版发行。其最先撰写的《卫拉特〈格斯尔〉研究》、《〈格斯尔〉西蒙古变异本研究》等分册已经出版发行。这一整套丛书，集几百年卫拉特文化之大成，举数世纪西蒙古文献之珍稀，不仅为西北民族大学，甚至为整个蒙古学研究都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

现今居住在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阿拉善等地的卫拉特蒙古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

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祖先是 13 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森林之民。15 世纪时，他们移牧于今新疆，政治经济极为发达，成蒙古最强盛之部落，出现了脱欢、也先等震惊世界的民族英雄。17 世纪时，以准噶尔部和杜尔伯特部为主，建立了准噶尔汗国，进一步发展了卫拉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事业。该时期和硕特部则为扩大牧地，陆续移牧于青海、甘肃和内蒙古阿拉善等地，为我国西北边疆建设，做出了不朽贡献。土尔扈特部也扩大牧地，曾于 1628 年移牧于伏尔加河畔，但因他们无法容忍俄罗斯沙皇之欺压和民族歧视，于 1771 年，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路程；经 7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爬山涉水，克服艰难困苦，以牺牲 7 万多人和倾家荡产为代价，终于返回了祖国的怀抱。土尔扈特人的这种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震撼了全世界，至今有众多国内外学者以多种文学和文艺形式，歌颂着他们爱国情怀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卫拉特蒙古经济发达，文化基础雄厚，世界著名英雄史诗《江格尔》和蒙古族《格斯尔》及其他 30 多部英雄史诗均产生在卫拉特蒙古包里，现被学术界举为世界蒙古英雄史诗七个中心之一。至于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艺术，如故事、民歌、祝颂词等，其数量更多，遍布于卫拉特蒙古的座座毡房。近年来，各地学者虽然开展了多方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汉译等工作，但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仍大有不足。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的全面系统研究，意义深远，它必将推动西北兄弟省份蒙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这支研究队伍也一定会成为一支具有国内外蒙古学研究较高水平的优秀团队。

西蒙古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其前途光明灿烂。西蒙古文化研究具有独立特色，具有独立内容，具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希望发扬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勤奋努力，拓展领域，深入研究，使蒙古语言文化学

院以其学术特色和优势，傲立于蒙古学研究之林。

在丛书出版之际，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题写了书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政协主席、作家、学者浩·巴岱同志为本丛书题词，民族出版社承担了出版发行任务。在此，向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和民族出版社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北民族大学校长 金雅声

2006年4月6日写于兰州

前 记

笔者于 2004 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参加蒙古学学会 (The Mongolia Society) 第四十三届年会期间,有幸结识了当代著名蒙古学家、突厥学家捷尔吉·卡拉 (György Kara) 教授。当时卡拉教授把他的最新成果《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Mediaeval Mongolian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Xiyu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东方文献》<Manuscripta Orientalia>, 2003 年,第九卷,第二辑)一文的复印件赠送给了笔者。高兴之余,笔者不揣自己学识浅陋,冒昧说出了翻译此文的大话。回国后仔细阅读才发现文章虽是用英文所写,但其内容却涉及到英、法、德、俄、汉、藏、阿拉伯、突厥、梵、蒙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之,绝非笔者一人能力所能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2005 年 8 月笔者作为访问学者重返印第安纳大学,在卡拉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使译注工作顺利完成,并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把译文与原文一同出版。

提起柯兹洛夫 (P. K. Kozlov, 1863 — 1935 年) 这个名字,学界可能无人不知。他于 1907 — 1909 年率领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探察队到中亚及东部藏区进行了考察,并从死城哈喇浩特 (即“黑城”,又名“黑水城”,蒙古语译作“哈喇浩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西夏文书籍、手稿以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古文献。这是 20 世纪轰动世界学坛的重大发现。然而,其中

关于蒙古文文献，过去虽有一些零星研究，但对其内容全貌，直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知之甚少。卡拉教授的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柯兹洛夫黑城收集品中的 16 件蒙古文残文书(据科特维奇介绍，柯兹洛夫黑城收集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共 17 件，卡拉教授亦称 17 件，剩下的一件据说是佛教册子)以及克洛特可夫(N. N. Krotkov)收集品中的一件西域文书(G120 号文书，正面为蒙古文、背面为回鹘文文书)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文书为首次刊布。所以，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它必将惠及同行，惠及蒙古学界。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加上成稿时间紧，译文中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敬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
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敖特根

目 录

导 言	1
前 记	1
译 文	
编号 G111 文书	4
编号 G110 (正面) 文书	6
编号 G110 (背面) 文书	8
编号 G122 (正面) 文书	16
编号 G113 文书	18
编号 G121 文书	19
编号 G114 文书	21
编号 G119 文书	23
编号 G118 文书	23
编号 G107 文书	24
编号 G112 文书	28
编号 G106 文书	30
编号 G108 文书	36
编号 G109 文书	39
编号 G120 (正面) 文书	42
编号 G120 (背面) 文书	50
编号 G115 文书	57
编号 G117 文书	59
编号 G116 文书	62
插图	64
附:	
英文原文	87

译文

众所周知, Qaraqota 或 Khara Khoto “黑城”(现代汉语作“黑城子”)很可能是中世纪唐古特/西夏国边城遗址, 位于戈壁沙漠中的亦集乃河河畔的“死城”, 后起之蒙古名“哈喇浩特”。柯兹洛夫率先对此城废墟进行了考察, 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书籍及其他文物, 其中还有一些蒙古文印刷品与手稿。^①

① 见 P. K. 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莫斯科—彼得格勒, 1923 年; 见 A. M. 斯坦因:《亚洲腹地》(一), 牛津, 1928 年, 第 435-560 页。哈喇浩特另外一个汉文名字叫黑水城, 见 G. I. 陆柏·列斯尼特克和 T. K. 沙弗拉诺维斯卡娅:《死城哈喇浩特》, 莫斯科, 1948 年; 溥杰乔夫斯卡伊编:《消失的丝路帝国——哈喇浩特佛教艺术(10-13 世纪)》, 米兰, 1993 年。

在喀尔喀境内的古城遗址通常被称作 *balgas*, 如鄂尔浑河谷古回鹘首都 *Ordu baliq* 遗址为 *Xar balgas* (*Qara balyasun*)、哈勒不浑河 (*Qara Buqa-yin yool*) 畔的古城遗址为 *Xaruuxin (Xar) balgas*。虽不常见, 但也称作 *xot*, 如 *Xerlen Bars xot* (*Kerülen bars qota*)。在中世纪文献中 *balayasun/balaqasun* 意为活的城市, 例如, *Biš balayas[un]* “*Bešballıq* 《别失八里》”(TM 102c, 柏林吐鲁番残片, 最初由赫伯特·法兰克刊行于 L. 李格提编的《蒙古学研究》, 第 143 页)、*Köke balayasun* “青城”(1348 年哈喇和林碑文) 和 *Čaqan balaqasun* “白城”(蔡美彪刊布忽必烈方体词碑文, 载《考古》, 1988 年第 2 期, 第 842-845 页; 斯米尔诺娃和谢苗诺夫译注, 拉施特《史集》, 第一卷, 第二分册,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2 年, 第 176、255 页以及 Ju. P. 威尔霍夫斯基、B. I. 潘克拉托夫和 I. P. 撒吐鲁士夫斯基译注, 同书第二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60 年, 第 108 页; *Čaqan balayasun*, 汉语作“真定府”, 中国古代的一座城市; 第二卷, 第 208 页; 突厥语 *Aq baliq*, 另见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的陕西的一座城 *Acbalec*;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释》, 第一册, 巴黎, 1959 年, 第 17 条, 第 7-8 页); 《佛说普曜经》第 15 下页: *basar balyasun* “城”和 *qota-yin qayalya* “城门”; 罗卜藏丹津著:《黄金史》(以下简称 LuAT, 参见比拉的影印本, 乌兰巴托, 1990 年; L. 李盖提:《罗氏〈黄金史〉所引〈蒙古秘史〉部分》, 布达佩斯, 1974 年; H. P. 费则、G. 罗布藏:《黄金史: 17 世纪罗卜藏丹津的蒙古史》, 正文及索引, 东京, 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1992 年, 第 107 页第一面: *basar-un terigüber-iyer* “在城市的头/顶上”) (有行间注释 *balyad-un degegür* “在城市上空”); 这个意思在南部蒙古书面语 *balyasu* 中保留了下来(例如, 见《蒙古语标准音词典》,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呼和浩特, 1984年, 第173页: *balyasu* (balgas) = *ayil tosqon-ača yeke . qota-ača bay-a sayurisil-un yaǰar*. “大于营地或村庄, (但) 小于城市的定居点”, 蒙古南部也有地名叫 *qota*: *Köke qota*, *Sili-yin qota*, *Ulayan qota* 等等)。这两个词同时出现于1362年忻都王纪念碑(见柯立夫《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12卷, 1949年, 蒙古文碑铭第21行; 《蒙古秘史》中也出现类似的形式)中: *Qar-a Qočo-dur negüǰü ireged qotod balayad nemen bosqaǰu qoroyan ba yoyurysa erügülün nüdügüǰü*. 下文中谈到的“入官”残片有汉蒙复合词 *čiu qota* “州城”。另参见佛诞生故事与佛经中的 *Śrivasd balyasun* (舍卫城), *Ra(n)jagri balyasun* (王舍城) 等等; 还有丹尼斯·赛诺尔, 《突厥语 *balıq*——‘城’来源考》, 载《中亚杂志》, 第25卷, 1981年, 第95-102页。

马可波罗记此地为 *Ečina*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释》, 第二卷, 巴黎, 1963年, 第214条, 第637-638页), 中古蒙古语作 *Isin-a*, 省, *cölge* (于1362年忻都碑, 第21行, 见伯希和上引书, 另见柯立夫《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12卷), 汉语作 *Yijina*, 元代口话作 *ljina* [j=ldz/], 相应的回鹘文也许是 **ljina* 或 **ljina*。此语源于黑河及此城之唐古特名, 汉语作黑水, 蒙古语作 *Ejene/Ejene yool*, 故在西方国家的地图上, 西方人的游记中便出现了 *Etsin-gol* 一名。拉施特的波斯语 *Isina/Isinay* 可追溯到中古蒙古语形式(但《史集》的一种抄本作 *ʿyşyq balaqasun*, 见斯米尔诺娃和谢苗诺夫译注《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第134页, *Isiq balaqasun* 被读作 *Isinay balaqasun*)。在黑城遗址中发现的1224年西夏文印本文献中出现此名, E. I. 克恰诺夫读作 *zlenia* (《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 第12卷, 1971年, 第189-201页。他采用了索孚洛诺夫的标音转写体系); 伯希和上引书引用了内夫斯基早时候的带词首 *rz* 的重组形式。西田在他的西夏文语汇列表中把第181-108号字“水”读作带起首音群 **uʒiə* 的音, 第107-073号字“黑”读作 **nhiaβ* (参考 N. A. 内夫斯基《关于西夏国名》, 载《东方学研究院学报》, 1933年, 第129-130页。在他的《唐古特语言学: 研究与字典》, 第一册, 莫斯科, 1960年, 第349页有西夏字“水”及其汉语转写 *yi ze*, 正如在《掌中珠》中所表示的一样, 还有它的藏文转写 *gz*; 第二册, 第151页, *niā* “黑”。关于“黑”的同义词, 另见 K. B. 克平《西夏语词法》, 莫斯科, 1985年, 第332-333页; 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 第1-2卷, 京都, 1964-1966年; E. 格林斯铁德:《西夏文字母分析》, 伦敦, 1971年, 隆德, 1975年, 附有英文-西夏文索引; L. 官田《合时珠: 12世纪西夏文-汉文语汇集》, 第一卷:《汉文注释》, 布卢明顿, 1982年, 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丛书, 第142卷, 附有《掌中珠》图版。另见黄布凡等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北京, 1992年, 第609页, 第47条以及第16页50条藏缅词汇对照表, 有 *Lisu/ɛ³³ dze^{33/}*, *Naxi /dʒi^{33/}*, *Nanhua /yi/zi^{33/}*, 等等; 把第615页第1005号西夏文“黑”汉语转写为 *na*, 其他的藏缅形式被列在第335页, 如 *Lisu/ne^{53/}*, *Naxi/na^{54/}*, *Nanhua/yi ne^{33/}* 等等)。该河蒙古文与可能的回鹘文名称之第一个音节可能为外来词词首前增添的元音, 虽然把外来词的 *z* 和 *ʒ* 一般情况下分别用 *s* 和 *ʃ* 替代(如在中世纪蒙古文历书中把汉语的 *run* “闰”记作 *ʃun*)。回鹘人一开始把汉语字首 *c* 转写为二合字母 *ts*, 后来不久又替换成 *s* (参考 *tsui/sui* “罪”, 另回鹘语 *titsi*, 蒙古语 *tidsi* “弟子”, 现代北方汉语作 *zui* 和 *tizi*。契丹“小字”有一个特殊的字来表示这个不同的词首, 例如, *Dau-jiang*, 汉语作 *Daozong* 一名及 *jiang-gün* (汉语 *jiangjun*) 这个头衔, 但是它通常被 *s* 取代, 见 *sung* 和 *s.iang*)。词首字母串 *rz* 通常带有弥补性的元音(正如元

代回鹘语以及早、晚期中古蒙古语转写藏语，尤其转写藏文书名时，如藏语 *mdo*，蒙语作 *imdo*）。对梵语 *jāna* 中的 *ja* 也是如此。该词的回鹘与中古蒙古语置换形式为 *inyana*。总之，黑水城的西夏语名称也能重新组合为 *Adzi* 或 *Adzi* “水” + *nal* “黑”。

(1) F. W. 柯立夫最早对黑城文书进行了通盘考察。在他的力作《黑城出土一件早期蒙古文借贷文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8 卷，1955 年，第 1~53 页）中全文引用了普车可夫斯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有蒙古文写本及印本文献》（《东方学研究所学术备忘录》，第 9 卷，1954 年，第 90~127 页）一文中的简单记载以及科特维奇关于这些文献的俄文描述（引自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年，第 561~565 页），并附了英译文。已刊布者还有（2）“入官”残片；（3）一部有插图的佛经印本残片，两件均由孟库耶夫在其《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载于李盖提主编《蒙古学研究》，布达佩斯，1970 年，第 341~357 页）一文中刊布；（4）一部佚书之书名印制标签（马罗夫收集品，编号 Mong. I 122 文书，由笔者整理），以及（5）对克洛特可夫在西域探险所得写本文献中的一件佚书的初步释读（见拙著《蒙古游牧人的书籍》，莫斯科，1972 年，第 170~171 页，注 28；关于上述书名标签，见《关于一部蒙古文佚书及其回鹘译本》，发表于哈塞和茨默合编《阿尔泰诸民族语言与文化》，柏林，1974 年，第 287~289 页；另见同卷孟库耶夫著《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文献》一文，第 447~450 页）。这些文书的拉丁文转写亦见于李盖提编刊《蒙古语文献丛书 I：前古典文献（一）》，布达佩斯，1972 年，第 108~109（1）、105~106（2）、107（3）、165（4）、222~223（5）页。柯拉克在他的《关于也先帖木儿一道蒙古文圣旨（1339 年）》（《中亚学报》，第十九卷，1975 年，第 194~198 页）一文中对该佚书的年代及其颁发者的